本紀
呂后
孝文
孝景
孝武

史記卷之九

呂后本紀第九

吳興淩稚隆輯校

索隱曰呂太后本以女主臨朝自孝惠崩後立少帝而始稱制正合附惠紀而論之不然或別爲呂后本紀豈得全没孝惠而獨稱呂后本紀合依班氏分爲二紀焉

呂太后者徐廣曰呂后父呂公漢元年爲臨泗侯四年卒高后元年追謚曰呂宣王高祖微時妃也駰按漢書音義曰諱雉○索隱曰字娥姁也生孝惠帝駰按漢書音義曰諱盈女魯元太后及高祖爲漢王得定陶戚姬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總稱也漢官曰姬妾數百○蘇林曰清河國有妃里而題門作姬瓚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七子八子之上○索隱曰如淳音怡非也茂陵書云姬是內官是矣然官號及婦人通稱姬者姬周之姓所以左傳稱伯姬叔姬以言天子之

宗女貴於他姓故遂以姬爲婦人美號蔽詩曰雖有姬姜不棄顦顇是也愛幸生趙隱
王如意孝惠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我常欲廢
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
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
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爲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
矣索隱曰幾音紀反又音祈頼大臣爭之及留侯策索隱曰謂袁良
叔孫通等令太子卑詞安車以迎四皓也太子得毋廢呂后爲人剛毅
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二人
皆爲將長兄周呂侯死事徐廣曰名澤高祖八年卒諡令武侯追諡曰悼
武王封其子呂台爲酈侯徐廣曰酈一作鄜○索隱曰鄭鄜台竝音怡鄜芳音

台子產爲交侯（徐廣曰台弟也）后兄呂釋之爲建成侯（徐廣曰惠帝三年卒諡康王）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長樂宮太子襲號爲帝是時高祖八子長男肥孝惠兄也異母（索隱曰母曰曹姬）肥爲齊王餘皆孝惠弟戚姬子如意爲趙王薄夫人子恒爲代王諸姬子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子長爲淮南王子建爲燕王高祖弟交爲楚王兄子濞爲吳王非劉氏功臣番君吳芮子臣爲長沙王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廼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趙王（如淳曰列女傳云周宣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後改爲掖庭○索隱曰永巷別宫名有長巷故名之也韋昭云以爲在掖門內故謂之掖）

庭也使者三反趙相建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呂后大怒迺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迺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閒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酖飲之應劭曰酖鳥食蝮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犂明孝惠還徐廣曰犂猶比也諸言犂明者將明之時趙王已死於是迺徙淮陽王友為趙王夏詔賜酈侯父追

諡為令武侯（索隱曰令音齡）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迺召孝惠帝觀人彘孝惠見問迺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十月孝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為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禮太后怒迺酌兩卮酖置前令齊王起為壽齊王起孝惠亦起取卮欲俱為壽太后迺恐自起泛孝惠卮（索隱曰泛音捧泛也）齊王怪之因不敢

飲詳醉去問知其酏齊王恐自以為不得脫長安

憂齊內史士說王曰徐廣曰士一作出太后獨有孝惠與

魯元公主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百官表列侯所食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諸侯王女曰公主蘇林曰公五等尊爵也春秋聽臣子以稱君父婦人稱主有主孟啗我之比故云公主瓚曰天子之女雖食湯沐之邑不君其民○索隱曰啗音徒濫反按主是謂里克妻即優施之語事見國語孟者且也言且啗我物我教汝婦事夫之道也即婦人稱主之意下比音必二反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廼食

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

喜王必無憂於是齊王廼上城陽之郡尊公主為

王太后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故公主得為太后呂后喜許之廼置

酒齊邸正義曰漢法諸侯各起邸第於京師樂飲罷歸齊王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索隱曰漢宮闕疏四年築東面五年築北面漢舊儀城方六十三里經緯各十二里三輔舊事云城形似北斗也諸侯來會十月朝賀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皇甫謐曰帝以秦始皇三十七年生崩時年二十三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正義曰解紀賣反言哭解情有所思也又音戶賣反解節解也又紀買反謂解說也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毋壯子正義曰毋音無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

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迺如辟彊計太后說其哭迺哀呂氏權由此起迺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駰按漢書云葬安陵皇覽曰山高三十二丈廣袤百二十步居地六十畝皇甫謐曰去長陵十里去長安北三十五里）太子即位為帝謁高廟元年號令一出太后太后稱制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唼

血盟（索隱曰啑鄭氏音使接反又云或作喋又音丁牒反）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應之十一月太后欲廢王陵乃拜為帝太傅（應劭曰古官傅者覆也贊曰大戴禮云傅之德義）奪之相權王陵遂病免歸迺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索隱曰韋昭云辟陽信都之縣名）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迺追尊酈侯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

漸四月太后欲侯諸呂迺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
令無擇為博城侯徐廣曰姓馮○正義曰括地志云兗州博城本漢博城縣兗
魯元公主薨賜謚為魯元太后子偃為魯王魯王
父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索隱
曰虛音墟琅邪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朱虛故城在青州臨朐縣東六十里十三州志云丹朱遊故
故虛故云朱虛也虛猶丘也朱猶丹也以呂祿女妻之齊丞相壽為
平定侯徐廣曰姓齊少府延為梧侯徐廣曰姓陽成也延以軍匠起作宮
築城也乃封呂種為沛侯徐廣曰釋之之子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沛縣
古城也呂平為扶柳侯徐廣曰呂后姊子也毋字長姁○正義曰括地志云扶柳
故城在冀州信都縣西三十里澤中多柳故曰扶柳張買為南宮侯徐廣曰其父越

人為高祖騎者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彊為淮陽王索隱曰今陳留郡子不疑為常山王正義曰括地志云常山故城在恒州真定縣南八里本漢東垣邑也子山為襄成侯索隱曰按下文更名義又改名弘農漢書襄成侯唯云名弘蓋史省文耳按志襄城屬潁川子朝為軹侯索隱曰韋昭云河内有軹縣音紙〇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軹城在懷州濟源縣東南十三里七國時魏邑子武為壺關侯太后風大臣大臣請立酈侯呂台為呂王正義曰初呂台為呂王後呂產王梁更名梁曰呂太后許之建成康侯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其弟呂祿為胡陵侯徐廣曰釋之子〇正義曰胡陵縣名屬山陽章帝改曰胡陸續康侯後二年常山王薨以其弟襄成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十一月

呂王台薨謚為肅王太子嘉代立為王三年無事
漢書云星晝見秋四年封呂嬃為臨光侯呂他為俞侯索隱
曰他音陁俞音輸○正義曰括地志云故俞城在德州平原縣西南三十里本漢俞縣呂他邑也
呂更始為贅其侯徐廣曰表云呂后昆弟子淮陽丞相呂勝為贅其侯○索隱曰按
表贅其在臨淮呂忿為呂成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三十里
呂尚先祖封及諸侯丞相五人徐廣曰中邑侯朱通山都侯王恬開松茲侯徐
厲滕侯呂更始醴陵侯越宣平侯女為孝惠皇后時無子詳為
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正義曰劉伯莊云諸美人元幸呂氏懷身而入宮生子
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為帝帝
壯或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迺出言曰后安能殺

吾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即為變太后聞而患之恐
其為亂迺幽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
后曰凡有天下治為萬民命者徐廣曰一無命字蓋之如
天容之如地上有歡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
其上歡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迺失
惑惛亂不能繼嗣奉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
之群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為天下齊民計所以安
宗廟社稷甚深群臣頓首奉詔帝廢位太后幽殺
之五月丙辰立常山王義為帝更名曰弘不稱元
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以軹侯朝為常山王置

太尉官絳侯勃為太尉三年八月淮陽王彊薨以弟
壺關侯武為淮陽王六年十月太后曰呂王嘉居
處驕恣廢之以肅王台弟呂產為呂王夏大赦天下
封齊悼惠王子興居為東牟侯索隱曰韋昭云東萊縣七年
正月太后召趙王友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愛他
姬諸呂女妒怒去讒之於太后誣以罪過曰呂氏
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
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群臣
或竊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
氏危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誣我以

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決中野兮蒼天舉直[徐廣曰舉一作與]于嗟不可悔兮寧蚤自財為王而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丁丑趙王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冢次己丑日食晝晦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左右曰此為我也二月徙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產徙為梁王梁王不之國為帝太傅立皇子平昌侯太為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太后女弟呂嬃[索隱曰韋昭云][樊噲妻封臨光侯]有女為營陵侯劉澤妻澤為大將軍太后王諸呂恐即崩後劉將軍為害迺以劉澤為琅

邪王以慰其心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六月即自殺太后聞之以為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宣平侯張敖卒以子偃為魯王敖賜謚為魯元王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傅產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呂祿徐廣曰呂后兄子也前封胡陵侯蓋號曰武信上侯位次第一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臣侯表有第一第二之次也請立為趙王太后許之追尊祿父康侯為趙昭王

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無後
國除八年十月立呂肅王子東平侯呂通為燕王
封通弟呂莊為東平侯三月中呂后祓還過軹道
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正義曰祓芳弗反又音廢後同○徐廣曰據音戟
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高后遂病掖傷
高后為外孫魯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迺封
張敖前姬兩子侈為新都侯壽為樂昌侯徐廣曰今劉陽之池陽鄉
以輔魯元王偃及封中大謁者張釋為建陵
侯徐廣曰一云張釋卿駰案如淳曰百官表謁者掌賓贊受事灌嬰為中謁者後常以奄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奄人也呂榮為祝茲侯徐廣曰呂后昆弟子諸中宦者

令丞皆為關內侯食邑五百戶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其身有加異者與關內之邑食其租稅也風俗通義曰秦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故籍關內侯七月中高后病甚迺令趙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誡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毋為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蔡邕曰皇子封為王者其實古諸侯也加號稱王故謂之諸侯王王子封為侯者謂之諸侯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祿女為帝后高后已葬

皇甫謐曰合葬長陵皇覽曰高帝呂后山各一所也以左丞相審食其為帝太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弟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為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迺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為應齊王欲發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迺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詐奪琅邪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齊王迺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

王王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為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索隱曰比音如字比猶頻也謂隱王如意趙幽王友趙王恢是三趙王也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為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産等迺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迺謀曰諸呂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

頓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
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迺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
産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
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
索隱曰猶鄒音以獸反與音預又作豫崔浩云猶
猨類也卬鼻長尾性多疑又說文云猶獸名多疑
故比之也按狐性亦多疑渡冰而聽冰聲故云狐
疑也今解者又引老子與猶予冬涉川猶予若畏
四鄰按以為猶與且按狐聽冰而此云猶予冬涉
川則猶與是爭類不疑若畏四鄰則猶之是獸自
不保同類故
云畏四鄰也
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
朝名為少帝弟及魯元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
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産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

氏之人列侯群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迺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刼酈商令其子寄徃紿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索隱曰吳楚齊淮南琅邪代常山王朝淮陽王武濟川王一云是九王也呂氏立三王索隱曰呂王產趙王祿趙王通也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迺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

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决呂祿信酈寄時與出遊獵過其姑呂須須大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索隱曰顏師古以為言見誅滅無處所也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左丞相食其免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迺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迺

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節徐廣曰姓紀○張晏曰紀信子也尚主也令符節令○索隱曰張晏云紀信子又晉灼云信被焚死不見有後按功臣表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軍定三秦死事子侯則通非信子張說謬誤廼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駰按漢書百官表曰典客秦官也掌諸侯歸義蠻夷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為酈兄不欺已徐廣曰音況字也名寄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襢為劉氏左襢軍中皆左襢為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

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產謀告丞相平丞相平迺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迺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得入裴回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徐廣曰訟一作公駰按韋昭曰訟猶公也○索隱曰韋昭以訟為公徐廣亦云然言公為得之公言猶明言也又解者云訟誦說也迺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廷中日餔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鬬遂逐產殺

之郎中府吏廁中如淳曰百官表節中令掌宮門戶故其府在宮中後轉爲光祿勳也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嬃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復爲左丞相戊辰徙濟川王王梁立趙幽王子遂爲趙王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兵亦罷滎

陽而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
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
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彊呂
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
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悼惠王高
帝長子今其適子為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
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
功臣今齊王母家駟鈞駟鈞惡人也即立齊王則
復為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為少母家又惡迺曰代
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

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於天下便迺相與共陰
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辭謝再反然後乘六乘傳
張晏曰備漢朝有變欲馳還也或曰傳車六乘後九月晦日己酉文穎曰即閏九
月也時律曆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也以十月為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則閏月至長
安舍代邸大臣皆往謁奉天子璽上代王共尊立
為天子代王數讓群臣固請然後聽東牟侯興居
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迺與太僕汝陰侯滕
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麾
左右執戟者掊兵罷去徐廣曰掊音仆有數人不肯去兵
宦者令張澤諭告亦去兵滕公迺召乘輿車載少

帝出蔡邕曰律曰敢盜乘輿服御物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託於乘輿也乘猶載也輿猶車也天子以天下為家不以京師宮室為常處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羣臣託乘輿以言之也故或謂之車駕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
少府乃奉天子法駕迎代王於邸蔡邕曰天子有大駕小駕法駕上乘金根車駕六馬有五時副車皆駕四馬侍中參乘屬車三十六乘報曰宮謹除代
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
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代王乃謂太尉太尉往
諭謁者十人皆掊兵而去代王遂入而聽政夜有
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代王立
為天子二十三年崩謚為孝文皇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索隱述贊曰高祖猶微呂氏作妃及正軒掖潛用福威志懷安忍性狹猜疑置鴆齊悼殘彘戚姬孝惠崩殞其哭不悲諸呂用事天下示私大臣葅醢支孽芟夷禍盈斯驗蒼狗為菑

史記卷之九

史記卷之十　　吳興凌稚隆輯校

孝文本紀第十

孝文皇帝（駰按漢書音義曰諱恒）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豨軍定代地立為代王都中都（正義曰括地志云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二里秦屬太原郡也）太后薄氏子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諸呂呂產等欲為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立代王事在呂后語中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

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公羊傳曰京大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也○索隱曰漢書喋作蹀音跕丁牒反漢書陳湯杜業皆言喋血無盟歃事廣雅云喋履也謂履涉之此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索隱曰東觀漢記宋揚傳宋義後有宋昌又會稽典錄言宋義孫也群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索隱曰言封子弟境土交接若犬之牙不正相當而相銜入也此所謂磐石之宗也索隱曰言其固如磐石此語見太公六韜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

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
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
軍索隱曰即紀通所稱帝之節一呼士皆左袒為劉氏叛諸呂
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
百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
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
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
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
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
橫應劭曰以荊為龜文正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

光（服虔曰庚橫貌也李奇曰庚其繇文也張晏曰橫杳無思不服庚更也音去諸反西即帝位也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禪賢至啓始傳父爵乃能光治先君之基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夏啓者也○索隱曰荀悅云大橫龜兆橫理也按庚猶更言以諸侯更帝位也繇抽也所以抽出吉凶之情也杜預云繇兆辭也音胄漢書蓋寬饒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以傳賢人家以傳子孫官猶公也謂不私也）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正義曰括地志云高陵故城在雍州高陵縣西南一里本名橫橋架渭水上三

輔舊事云秦於渭南有興宮渭北有咸陽宮秦昭王欲通二宮之間造橫長橋三百八十步橋北京石水中舊有留神象此神曾與魯班語班令其出留曰我貌醜卿善圖物容不出班於是拱手與語曰出頭見我留乃出首班以脚畫地忖留覺之便沒水故置其像於水上唯有腰以上魏太祖馬見而驚命移下之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索隱曰三輔故事咸陽宮在渭北興樂宮在渭南秦昭王通兩宮之間作渭橋長三百八十步又關中記云石柱以北屬扶風石柱以南屬京兆也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群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言索隱曰包愷音閑言欲向空間處語顏師古云間容也猶言中間謂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即公論也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

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索隱曰說文云邸屬國舍】遂馳入代邸群臣從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駰按漢書百官表曰宗正秦官應劭曰周成王時彤伯入為宗正】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蘇林曰高帝兄伯妻羹頡侯終毋丘嫂也】列侯頃王后【徐廣曰代頃王劉仲之妻駰按蘇林曰仲子濞為吳王故追謚為頃王也如淳曰頃王后封陰安侯時呂頷為臨光侯蕭何夫人亦為酇侯又宗室表此時無陰安知其為頃王后也○索隱曰按蘇林徐廣韋昭以為二人封號而樂彥如淳以頃王后別封陰安侯與漢祠令相會今以陰安是別人封爵非也頃王后是代頃王后文帝之伯母代王降為郃陽侯故云列侯頃王后韋昭曰陰安為魏郡

也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為高帝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索隱曰交高帝弟最尊言更請楚王計宜者故下云皆為宜也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向坐三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迴坐示變即君位之漸也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

將相王列侯以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群臣以禮次侍乃使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官令先索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索隱曰按漢儀云皇帝起居索室清宮而後行奉天子法駕迎于代邸索隱曰漢官儀云天子鹵簿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唯京兆尹執金吾長安令奉引侍中參乘屬車三十六乘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於是夜下詔書曰間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為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

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索隱曰按封禪書云百戶牛一頭酒十石樂彥云婦人無夫或無子不霑爵故賜之酺五日文穎曰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索隱曰說文云酺王者布德大飲酒也出錢為醵出食為酺又按趙武靈王滅中山酺五日是其所起遠也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為燕王辛亥皇帝即阼正義曰主人階也謁高廟右丞相平徙為左丞相正義曰此時尚右太尉勃為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為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壬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皇帝曰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擅矯遣灌將軍嬰將兵擊

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弗擊與諸侯合謀以誅呂
氏呂產欲為不善丞相陳平與太尉周勃謀奪呂
產等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呂產等太尉身率襄
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劉揭身奪趙王呂
祿印蓋封太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
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
侯通東牟侯劉興居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徐廣曰十一月
辛丑封典客揭為陽信侯索隱曰韋昭云勃海縣○正義曰括地志云陽信故
城在滄州無棣縣東南三十里賜金千斤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
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毋

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帑朕甚不取其
議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為法以禁之相坐
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
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
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
是反害於民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
熟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
及也請奉詔書除收帑諸相坐律令應劭曰孥子也秦法一人
有罪并坐其家室今除此律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
宗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

天下人民未有嗛志索隱曰嗛者不滿之意也未有嗛志言天下皆志不滿也漢書嗛作慊音慊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索隱曰言何以謂於天下也其發聲也安者徐也言徐徐且待也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如淳曰閱猶言多所更歷也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文穎曰陪輔也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

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索隱曰言古之有天下者無長於立子故云莫長焉用此道者謂殷周之子之道故安治千有餘歲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索隱曰言不宜更別議）子某最長純厚慈

仁請建以爲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代父
後者爵各一級（韋昭曰文帝以立子爲嗣不欲獨饗其福故賜天下爲父後者爵）
封將軍薄昭爲軹侯（徐廣曰正月乙巳也）三月有司請立皇
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爲皇后（索隱曰謂
帝之子爲諸侯王皆同姓姓並也言皆同母非故立太子母也）皇后姓竇氏上爲
立后故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已上孫
兒九歲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數上從代來初即位
施德惠天下塡撫諸侯四夷皆洽驩乃循從代來
功臣上曰方大臣之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
唯中尉宋昌勸朕朕以得保奉宗廟已尊昌爲衞

將軍其封昌為壯武侯徐廣曰四月辛亥封封二十四年景帝中四年奪侯
闞除○索隱曰韋昭云膠東縣○正義曰括地志云壯武故城在萊州即墨縣西六十里古萊夷國
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正義曰漢置九卿一曰太常二曰光祿三曰衛
尉四曰大僕五曰廷尉六曰大鴻臚七曰宗正八曰大司農九曰少府是為九卿也上曰列
侯從高帝入蜀漢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
戶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
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定
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父趙兼為周陽侯正義
曰括地志云周陽故城在絳州聞喜縣東三十九里齊王舅父駟鈞為清郭
侯如淳曰邑名六國時齊有清郭君清音靜○索隱曰按表駟鈞封鄔侯不同者蓋後表封表鄔

郭屬年處秋封故常山丞相蔡兼為樊侯索隱曰韋昭云樊東平縣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漢樊縣城在兗州瑕丘西南二十五里地理志云樊縣古樊國仲山甫所封人或說右丞相曰君本誅諸呂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賞處尊位禍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謝病免罷左丞相平專為丞相徐廣曰八月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復以絳侯勃為丞相上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遺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馴其民正義曰馴古訓字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

日為吏謂以卿大夫為無官者詔所止特以恩愛見留者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正義曰按說文云日蝕則朔月蝕則望而云晦日蝕之恐曆錯誤十二月望日又食徐廣曰此云望日又食按漢書及五行志無此日食文也一本作月食然史書不紀月食上曰朕聞之天生蒸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菑以誡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菑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匄以告朕及舉賢良方

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駰按漢書音義曰憪然猶介然也非者非也○索隱曰蘇林云憪寤視不安之貌蓋近其意餘說者疎音下裁反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索隱曰遺猶留也財古字與纔同言太僕見在之馬今留纔足充事也餘皆以給置傳索隱曰按廣雅云置驛也續漢書云驛馬三十里一置故樂彥亦云傳置一一也言乘傳者以傳次受名乘置者以馬取匹傳音丁戀反如淳云律四馬高足為傳置四馬中足為馳置下足為乘置一馬二馬為軺置急乘一馬曰乘也正月上曰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為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韋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

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籍蹈籍也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應劭曰黍稷曰粢在器中曰盛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為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立趙幽王少子辟彊為河間王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立東牟侯為濟北王皇子武為代王子參為太原王子揖為梁王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曰旌旛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善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言

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索隱曰按尸子云堯立誹謗之木誹音非亦音沸韋昭云慮政有闕失使書於木此堯時然也後因以為飾今宮外橋梁頭四柱木是鄭玄注禮云一縱一橫為讀為午謂以木貫表柱四出即今之華表崔浩以為木貫柱四出名桓陳楚俗桓聲近和又云和表則華與和又相訛也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駰按漢書音義曰民相結共祝詛上也謾者而後謾而止之不畢祝詛也○索隱曰韋昭云謾相抵閡也說文云謾欺也謂初相約共祝後相欺誑中道而止之也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

聽治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索隱曰漢舊儀銅虎符發兵長六寸竹使符出入徵發說文云分符而合之小顏云右留京師左與之古今注云銅虎符銀錯書之張晏云銅取其同心也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上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絳侯勃免丞相就國以太尉潁陰侯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與從者魏敬殺辟陽侯審食其五月匈奴入

北地居河南爲寇帝初幸甘泉蔡邕曰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爲僥倖故曰幸至見令長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食皁帛越巾刀佩帶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是謂之幸○索隱曰應劭云甘泉宮名在雲陽一名林光臣瓚云甘泉山名林光秦離宮名又顧氏按那承宗西征賦註云甘泉水名今按因地有甘泉以名山則山水皆通也六月帝曰漢與匈奴約爲昆弟毋使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衆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來近塞捕殺吏卒驅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吏入盜甚敖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潁陰侯灌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駰按漢書百官表曰中尉秦官

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群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復晉陽中都民三歲（正義曰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三里）留游太原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往擊胡乃反發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相兵遣棘蒲侯陳武為大將軍將十萬往擊之祁侯賀為將軍軍滎陽（徐廣曰姓繒以文帝十一年卒諡曰穀○索隱曰漢書音義祁音遲賀姓繒吉國夏同姓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祁縣城晉大夫祁奚之邑）七月辛亥帝自太原至長安迺詔有司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詿誤吏民為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地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

居去來亦赦之徐廣曰乍去乍來也駰按張晏曰入日離絡鞅與一曆反今降赦之
月破濟北軍虜其王赦濟北諸吏民與王反者
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
處毋度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與棘蒲侯太子
奇謀反遣人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欲以危宗廟
社稷群臣議皆曰長當棄市帝不忍致法於王赦
其罪廢勿王群臣請處王蜀嚴道邛都徐廣曰漢書或作郄
字或直云邛楚邛都乃本是西南夷時未通嚴道有邛僰山一○正義曰邛其恭反括地志云嚴道今
為縣即邛州所理縣也縣有蠻夷曰道故曰嚴道邛都縣本邛都國漢為縣今嶲州也西南夷傳云滇
池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是也按群臣請處淮南王長蜀之嚴道不爾更遠邛都西有邛僰山

也○又云邛僰山在雅州榮經縣界榮經武德年閒置本秦嚴地華陽國志云邛莋山故邛人莋入界也山巖峭峻曲回九折乃至上下有凝冰夏卽王尊登者也今從九折西南行至嶲州山多雨少晴俗呼名為漏天帝許之長未到處所行病死上憐之後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長謚為厲王立其子三人為淮南王索隱曰名安阜陵侯也衡山王索隱曰名勃安陽侯也廬江王索隱曰名賜周陽侯也

十三年夏上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于下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祕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五月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索隱曰名意為齊太倉令

故謂之倉公也詔獄逮徙繫長安太倉公無男有女五人
太倉公將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
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泣索隱曰緹音帝鄒氏音體非乃
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
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
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為
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
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
為僇而民不犯正義曰晉書刑法志云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五帝畫衣冠而民知禁
犯黥者皁其巾犯劓者丹其服犯臏者墨其體犯宮者襍其屨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裾而無

顏緣投之於市與衆棄之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李奇曰約法三章無肉刑文帝則有肉刑孟康曰黥劓二左右趾合一凡三○索隱曰韋昭云斷趾黥劓之屬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註云以淫亂人族類故不易之也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馴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上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爲本末者毋以異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

農與貢俱出租無異也安除田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為冦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卬徐廣曰姓孫封其子單為缾侯匈奴所殺上乃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帝親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軍吏卒帝欲自將擊匈奴群臣諫皆不聽皇太后固要帝如淳曰必不得自征也帝乃止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赤為內史徐廣曰赤姓董欒布為將軍擊匈奴匈奴遁走春上曰朕獲執犧

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縣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墠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韋昭曰右猶高左猶下也索隱曰劉德云先賢後親也○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音○索隱曰禧福也皆歸福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是時北平侯張蒼為丞相方明律歷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傳五德事索隱曰五行之德帝王相承傳易終而始故云終始傳五德之事傳音轉也言方今

土德時土德應黃龍見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
下其事與丞相議丞相推以為今水德始明正十
月上黑事以為其言非是請罷之
十五年黃龍見成紀韋昭曰成紀縣屬天水天子乃復召魯
公孫臣以為博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詔曰
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親
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勞朕駰按漢書音義曰言無所
諱勿以朕為勞有司禮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親禮祀上
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天子始幸雍郊見五帝以孟
夏四月答禮焉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因說上設

立渭陽五廟（韋昭曰在渭城）欲出周鼎當有玉英見（瑞應圖云玉英五常並修則見）

十六年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亦以夏答禮而尚赤

十七年得玉杯（應劭曰新垣平詐令人獻之）刻曰人主延壽於是天子始更為元年（索隱曰秦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年又汲冢竹書魏惠王亦有後元當取法於此又按封禪書以新垣平候日再中故改元也）令天下大酺

其歲新垣平事覺夷三族

後二年上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索隱曰顧胤按爾雅孤竹

北戶西王母下謂之四荒也封畿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惻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於道韋昭曰使車往還故轍如結也○索隱曰鄒氏軼音逸漢書作轍顧氏按司馬彪云結謂車轍回旋錯結也以諭朕意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親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索隱曰戰國策云制海內

子元元非兵不可焉誘詐云元元善也又按姚察云古者謂人云善人也因善為元故云黎元其言元元者非一人也顧野王云元元猶喁喁可憐愛貌和親已定始于今年

後六年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勉為車騎將軍徐廣曰衛尉改卒也漢書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為中大夫令非此年也○索隱曰中大夫令是官號勉其名後此官改為光祿勳虞世南以此稱中大夫令是史家追書耳顏遊秦以令是姓勉是名為中大夫據風俗通令姓令尹子文之後軍飛狐如淳曰在代郡蘇林曰在上黨故楚相蘇意為將軍軍句注應劭曰山險名也在鴈門陰館○索隱曰伏儼句音俱色豈音鉤也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守周亞夫為將軍居細柳徐廣曰在長安西駰按如淳曰長安圖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徼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索隱曰按三輔黃圖細柳在

直城門外阿房宮西也維又匈奴傳云細柳在長安西如淳云在渭北非也宗正劉禮
為將軍居霸上祝茲侯徐廣曰表作松茲侯姓徐名悍軍棘門徐廣
曰在渭北駰案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三輔黃圖棘門在橫門外以備胡
數月胡人去亦罷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諸侯毋入
貢弛山澤韋昭曰弛廢也廢其常禁以利民減諸服御狗馬損郎
吏員發倉庾以振貧民應劭曰水漕倉曰庾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
索隱曰郭璞註三倉云庾倉無屋也胡公名廣後漢太尉作漢官解詁也民得賣爵索隱
曰崔浩云富人欲爵貧人欲錢故聽買賣孝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
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
利民嘗欲作露臺徐廣曰露一作靈○索隱曰顧氏按新豐南驪山上猶有臺之

舊[illegible]也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上常衣綈衣如淳曰賈誼云身衣皁綈所幸愼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南越王尉佗自立為武帝然上召貴尉佗兄弟以德報之佗遂去帝稱臣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几杖群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蘇林曰假音休假借音以物借人群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

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

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徐廣曰年四十七遺詔曰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離寒暑之數哀人之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

賴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瓚曰方四方也內中也猶云中
外也靡有兵革徐廣曰一云方內安兵革息朕既不敏常畏過行
以羞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
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如淳曰與
發聲也得卒天年已善矣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
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
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服虔曰踐翦也謂無斬衰也孟康曰
踐跣也晉灼曰漢語作跣跣徒跣也○索隱曰漢語是書名荀爽所作絰帶無過三
寸毋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不施輕車介士也毋發
人男女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

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服虔曰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也纖者禪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索隱日已下謂柩已下於壙劉德云紅功也男功非一故以二力為字而女工稚在於絲故以系工為字三十六日以日易月也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遏絕也就其水名以為陵號○索隱曰霸是水名水經於山亦曰霸山即芷陽地也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凡七輩皆遣歸家重絕人類也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徐廣曰姓徐駰按漢書百官表典屬國秦官掌

蠻夷降者○李奇曰馮奉世為右將軍以將屯將軍為名此監主諸屯也郎中令武為復土將軍如淳曰主穿壙填瘞事者○索隱曰復音伏謂穿壙出土下棺已而填之即以專墳故云復土復反還也又音福發近縣見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索隱曰百官表云內史掌理京師之官景帝更名京兆尹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乙巳駰按漢書云乙巳葬皇帝謚曰霸陵去長安七十里群臣皆頓首上尊號曰孝文皇帝太子即位于高廟丁未襲號曰皇帝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應劭曰始取天下者為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為宗文帝稱太宗是也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

明功也高廟酎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其舞人執干戚文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劭云禮樂志文始舞本舜韶舞高祖更名文始示不相襲五行舞本周武舞秦始皇更名五行舞按今言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者其樂總象武王樂言高祖以武定天下既示不相襲其作樂之始先奏文始以羽籥衣文繡居先次即奏五行五行即武舞執干戚而衣有五行之色也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令遠近若一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群生減嗜欲不受獻徐廣曰減一作減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蘇林曰刑

不及妻子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絶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李奇曰侔音等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文頴曰景帝采高祖武德舞作昭德舞舞之於文帝廟見禮樂志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於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為禮儀奏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

孝文皇帝高皇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也如淳曰若光武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也凡臨祭祀宗廟皆為侍祭請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王肅曰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去殺不用殺也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

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索隱述贊曰孝文在代北遇大横宋昌建策絳侯奉迎南面而讓天下歸誠務農先籍布德偃兵除帑削謗政簡刑清綈衣率俗露臺不營法寬張武獄恤緹縈霸陵如故千年頌聲

史記卷之十

史記卷之十一　　　　吳興淩稚隆輯校

孝景本紀第十一

孝景皇帝者駰按漢書音義曰諱啓○正義曰謚法曰繇義而濟曰景孝文之中子也母竇太后孝文在代時前后有三男及竇太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

元年四月乙卯赦天下乙巳賜民爵一級五月除田半租為孝文立太宗廟令羣臣無朝賀匈奴入代與約和親

二年春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為武陵侯徐廣曰漢書亦作係鄒誕生本作傒音奚又按漢書功臣表及蕭何傳皆云孫嘉疑其人有二名○索隱註同男子

二十而得傳索隱曰音附荀悅云傳正卒也寸顏云舊法二十三而傳今改也四月壬午孝文太后崩索隱曰薄后也葬芷陽西曰少陵也廣川長沙王皆之國索隱曰廣川王彭祖長沙王發皆景帝子遣就國丞相申屠嘉卒八月以御史大夫開封侯陶青為丞相彗星出東北秋衡山雨雹正義曰雨于付反大者五寸深者二尺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置南陵及內史祋祤為縣徐廣曰地理志云文帝七年置駰按地理志百官表南陵縣文帝置也分內史為左右及祋祤為縣皆景帝二年不得皆如徐所云○索隱曰鄭誕生祋音都會反又音丁活反祤音羽又音詡

三年正月乙巳赦天下長星出西方天火徐廣曰漢志無

燔雒陽東宮大殿城室徐廣曰雒一作淮○索隱曰漢書作淮陽王宮災徙王魯也吳王濞正義曰音匹備反高祖兄仲子故漢高祖十二年封三十三年反年表云都吳其實在江都也楚王戊正義曰高祖弟楚王交孫嗣二十一年都彭城趙王遂正義曰高祖孫幽王友子嗣二十六年反都邯鄲膠西王卬正義曰卬五郎反高祖孫齊悼惠王悼惠王子故昌侯十年反都密州高密縣濟南王辟光正義曰辟音壁高祖孫齊悼惠王子故初侯立十一年反括地志云濟南故城在淄州長山縣西北三十里菑川王賢正義曰高祖孫齊悼惠王子故武城侯立十一年反都劇括地志云菑川縣也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紀國膠東王雄渠反正義曰高祖孫齊悼惠王子故自石侯五十一年反都即墨括地志云即墨故城在密州膠水縣東南六十里即膠東國發兵西鄉天子為誅晁錯遣袁盎諭告不止遂西圍

梁正義曰梁孝王都睢陽今宋州上乃遣大將軍竇嬰太尉周亞夫將兵誅之六月乙亥赦亡軍及楚元王子蓺等正義曰蓺魚曳反字亦作藝音同與謀反者封大將軍竇嬰為魏其侯正義曰地理志云魏其屬琅邪立楚元王子平陸侯劉禮為楚王正義曰應劭云平陸西河縣○索隱曰韋昭云平陸西河縣禮即向之從曾祖王父也立皇子端為膠西王子勝為中山王徙濟北王志為菑川王正義曰濟子禮反濟北國今濟州盧縣即齊北王所都徙淮陽王餘為魯王正義曰淮陽國今陳州魯今兗州曲阜縣汝南王非為江都王正義曰汝南國今豫州江都國今揚州也吳王濞所都反誅景帝改為江都國封皇子非也齊王將廬正義曰齊國青州臨淄也將廬齊悼惠王之孫襄王之子年表云燕王嘉

皆薨徐廣曰表云五年薨◐索隱曰盧悼惠王孫齊王襄之子漢書作閭嘉劉澤之子

四年夏立太子立皇子徹為膠東王六月甲戌赦天下後九月更以弋陽為陽陵正義曰括地志云漢景帝陵也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按社作壽陵也復置津關用傳出入應劭曰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置傳以七國新反備非常也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傳書檄傳而傳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索隱曰傳音丁戀反冬以趙國為邯鄲郡地理志云趙國景帝以為邯鄲郡

五年三月作陽陵渭橋索隱曰景帝豫作壽陵也按趙系家趙肅侯十五年起壽陵代因之也五月募徙陽陵予錢二十萬江都大暴風從西方來壞城十二丈丁卯封長公主子蟜為

隆慮侯（索隱曰音林閭避殤帝諱改之）徙廣川王為趙王

六年春封中尉趙綰為建陵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建陵故縣在沂州承縣界）江都丞相嘉為建平侯（徐廣曰姓程）隴西太守渾邪為平曲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平曲縣故城在瀛州文安縣北七十里）趙丞相嘉為江陵侯（徐廣曰姓蘇）故將軍布為鄃侯梁楚二王皆薨後九月伐馳道樹殖蘭池（徐廣曰殖一作填○正義曰按馳道天子秦始皇作之丈而樹）

七年冬廢栗太子為臨江王（正義曰臨江忠州縣雖王臨江而都江陵）十二月晦日有食之春免徒隸作陽陵者丞相青免二月乙巳以太尉條侯周亞夫為丞相（正義曰條田邸）

反字亦作藤音同四月乙巳立膠東王太后為皇后索隱曰按系家太后槐里人父仲兄信封蓋侯后故金氏妻女弟姁兒也丁巳立膠東王為太子名徹

中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孫平為繩侯徐廣曰一作應○索隱曰苛周昌之兄故御史大夫周昌子左車為安陽侯

四月乙巳赦天下賜爵一級除禁錮地動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

中二年二月匈奴入燕遂不和親三月召臨江王來即死中尉府中夏立皇子越為廣川王子寄為膠東王封四侯文穎曰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此四人各諫其

王無使反不聽皆殺之故封其子○索隱曰韋昭云張尚子當居趙夷吾子周建德子横王悍子棄

九月甲戌日食

中三年冬罷諸侯御史中丞春匈奴王二人率其徒來降皆封為列侯正義曰漢書表云中三年安陵侯子軍桓侯賜道侯陸彊容城侯徐盧易侯僕日范陽侯代翁侯邯鄲七人以匈奴王降皆封為列侯按紀言二人者是匈奴二王為首降立皇子方乘為清河王三月彗星出西北丞相周亞夫死以御史大夫桃侯劉舍為丞相四月地動九月戊戌晦日食軍東都門外按三輔黃圖東出北第一門曰宣平門外曰東都門○索隱註同

中四年三月置德陽宮瓚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西京

故事云景帝廟爲德陽宮大蝗秋赦徒作陽陵者

中五年夏立皇子舜爲常山王封十侯正義曰惠景間年表云亞王侯盧他之龍盧侯陳留嶠桑氏侯劉買桓邑侯劉明蓋侯王信讎其五人是中元五年封餘檢不獲中元三年匈奴王二人降封爲列侯惠景間表云匈奴王降爲侯者有七人雖其五人是十侯之數六月丁巳赦天下賜爵一級天下大潦更命諸侯丞相曰相秋地動

中六年二月己卯行幸雍郊見五帝三月雨雹四月梁孝王正義曰都雎陽今宋州城陽共王正義曰城陽今濮州雷澤縣古城陽也共音恭謚法嚴敬故事曰恭汝南王皆薨立梁孝王子明爲濟川王正義曰表云分梁置也子彭離爲濟東王正義曰表云分梁置

也子定為山陽王正義曰地理志云景帝中六年別為山陽國屬兖州子不
識為濟陰王正義曰地理志云景帝中六年別為濟陰國屬兖州按今曹州是也梁
分為五封四侯更命廷尉為大理將作少府為將
作大匠主爵中尉為都尉駰按漢書百官表曰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
長信詹事為長信少府駰按漢書百官表曰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應劭
曰詹省也給也瓚曰茂陵書詹事秩二千石○張晏曰以太后所居宮為名長信宮則曰長信少府
長樂宮則曰長樂少府將行為大長秋駰按漢書百官表曰將行秦官應劭曰長
秋皇后卿大行為行人服虔曰天子死未有謚稱大行晉灼曰禮有大行小行主謚官
故以此名之如淳曰不反之辭也瓚曰大行是官名掌九儀之制以賓諸侯○索隱曰鄭玄云命者
五謂公侯伯子男爵者四孤卿大夫士是九也奉常為太常駰按漢書百官表曰奉常

秦官掌宗廟禮儀典客為大行索隱曰韋昭云大行官名秦時云典客景帝初改云大行後更名大鴻臚武帝因而不改故漢書景紀有大鴻臚百官表又云武帝改名大鴻臚臚附也以言其掌四夷賓客若皮膚之在外附於身也復有大行令故諸侯薨大鴻臚奏諡列侯薨則大行奏誄按大行令即鴻臚之屬官也治粟內史為大農駰按漢書百官表曰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也以大內為二千石韋昭曰大內京師府藏置左右內官屬大內索隱曰主天子之私財曰小內小內即屬大內也七月辛亥日食八月匈奴入上郡

後元年冬更命中大夫為衛尉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景帝初更命中大夫令後元年復為衛尉三月丁酉赦天下賜爵一級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四月大酺五

月丙戌地動（徐廣曰一作丙午）其蚤食時復動上庸地動二十二日壞城垣七月乙巳日食丞相劉舍免八月壬辰以御史大夫綰為丞相封為建陵侯（索隱曰姓衛）

後二年正月地一日三動郅將軍擊匈奴（正義曰郅真栗反郅都傳云匈奴刻木爲郅都而射不中）酺五日令內史郡不得食馬粟沒入縣官令徒隸衣七緵布（正義曰衣於既反緵祖工反緵八十縷也與布相似七升布用五百六十縷）止馬春（索隱曰止人爲馬春粟爲歲不登也）為歲不登禁天下食不造歲省列侯遣之國（晉灼曰文紀遣列侯之國令又省之）三月匈奴入鴈門十月租長陵田大旱

衡山國河東雲中郡民疫正義曰衡山國今衡州河東今蒲州雲中郡今勝州

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十二月晦靁徐廣曰一作靁字又作圖字實所未詳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貫天庭中索隱曰天庭即龍星右角也按石氏星傳曰龍在左角曰天田右角曰天庭正月甲寅皇太子冠甲子孝景皇帝崩皇甫謐曰帝以孝惠七年生年四十八遺詔賜諸侯王以下至民為父後爵一級天下戶百錢出宮人歸其家復無所與太子即位是為孝武皇帝漢書云二月癸酉帝葬陽陵皇甫謐曰陽陵山方百二十步高十四丈去長安四十五里三月封皇太后弟蚡為武安侯蘇林曰蚡音鼢○索

隱曰蚡音扶粉反按外戚世家皇太后母臧兒初嫁王氏生子信而寡更嫁長陵田氏生蚡及勝

弟勝為周陽侯置陽陵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大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索隱曰主父偃上言令天子下推恩之令令諸侯各得分邑其子弟於是遂弱卒以安也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索隱述贊曰景帝即位因修靜默勉人於農率下以德制度斯創禮法可則一朝吳楚作起凶慝提局成疊拒輪致惑鼂錯雖誅梁城未克條侯出將追奔逐北坐見梟剋立翦牟賊如何太尉後卒下獄惜哉明君斯功不錄

董份曰考文紀備載詔令德澤而景紀止書年月贊中亦止及七國一事蓋景帝不及文帝遠甚意固有在也

茅坤曰文景本紀兼年健錄所下明詔與系時事之大者而已朝廷之大政大議特條見於將相名臣傳記中不敢詳次如秦紀予竊謂太史公未定之書也

史記卷之十一 終

史記卷之十二　　吳興凌稚隆輯校

孝武本紀第十二

太史公自序曰作今上本紀又其述事皆云今上今天子或有言孝武帝者悉後人所定也張晏曰武紀褚先生補作也褚先生名少孫漢博士也○索隱曰按褚先生補史記合集武帝事以編年今止取封禪書補之信其才之薄也又張晏云褚先生潁川人仕元成間韋稜云褚顗家傳褚少孫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爲博士寓居于沛事大儒王式故號爲先生續太史公書阮孝緒亦以爲然

孝武皇帝者漢書音義曰諱徹○正義曰謚法云克定禍亂曰武孝景中子也索隱曰按景十三王傳廣川王已上皆是武帝兄自河間王德以至廣州凡有八人則帝第九也母曰王太后孝景四年以皇子爲膠東王孝景

七年栗太子廢為臨江王以膠東王為太子孝景十六年崩太子即位為孝武皇帝張晏曰武帝以景帝元年生七歲為太子為太子十歲而景帝崩時年一十六矣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又安薦紳之屬索隱曰薦音搢事出禮內則今作薦者古字假借耳漢書作縉紳臣瓚曰縉赤白色非也○正義曰又音魚廢反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者皆

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上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畤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䗍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武帝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有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入以主方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帛

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
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嘗從
武安侯飲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
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
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
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
器一宮盡駭以少君為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於
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
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可
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

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也而使黃錘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亳人薄誘忌徐廣曰一云亳人謬忌也○索隱曰亳山陽縣名姓薄名誘忌居亳故下稱薄忌此文則衍薄字而誘又誤作謬也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用太牢具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

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具祠神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忌泰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秋觧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泰一臯山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泰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麃然韋昭曰楚人謂麋為麃○索隱曰麃音炎交反按韋昭云體若麕而一角春秋所謂有麕而角

是也楚人謂麋為麃又周書王會云麃者若鹿爾雅云麃大麃也牛尾一角郭璞云漢武獲一角獸若麃謂之麟是也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畤畤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于天地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受之更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辠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徐廣曰齊懷王閎之母也駰案桓譚新論云武帝有所愛幸姬王夫人窈窕好容質性嫕婉夫人卒少翁以方術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

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
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
與神通宮室被服不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
車及各以勝日漢書音義曰如火勝金用丙與丁日不用庚辛駕車辟惡
鬼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泰一諸神而置
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
書以飯牛詳弗知也言此牛腹中有奇殺而視之
得書書言甚怪天子疑之有識其手書問之人果
僞書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
銅柱承露僊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

湖甚巫醫無所不致至不愈游水發根乃言曰上
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
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毋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
甘泉於是病愈遂幸甘泉病良已大赦天下置壽
宮神君神君最貴者大夫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
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音與人言等時去時來來
則風肅然也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
然後入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欲者言行下又置
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
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

也毋絶殊者而天子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其後
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
曰建元二元以長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
曰元狩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
郊而后土毋祀則禮不荅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
寬舒等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祀后土后土
宜於澤中圜丘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
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
陰脽上駰案蘇林曰脽音誰如淳曰河之東岸特堆掘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餘丈汾陰
縣在脽之上后土祠在縣西汾在脽之北西流與
河合也○索隱曰漢書舊儀作葵上者蓋河東人

咢誰與焚同故耳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以奉先王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侵尋於泰山矣索隱曰侵尋即侵淫也故晉灼云遂往之意也小顏云浸淫漸染之義蓋尋淫聲相近假借用耳師古叔父游秦亦解漢書故稱師古為小顏也其春樂成侯徐廣曰姓丁名義後與欒大俱誅也○索隱曰韋昭云河間縣按郊祀志樂成侯登而徐廣據表云姓丁名義未詳耳上書言欒大欒大膠東宮人服虔曰王家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為康王后毋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為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

不相中得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
於上乃遣欒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
成後悔恨其早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悅大
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
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為臣賤
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予方臣數言康
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
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臣恐效文成則方
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
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

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先驗小方鬬旗旗正義曰言其文本或作綦說文云綦博棊也高誘註淮南子云取雞血與針磨擣之以和磁石用塗棊頭曝乾之置局上即拒抵不止也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金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天道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皋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意庶

幾與焉其以二千戸封地士將軍大爲樂通侯賜
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
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名其邑曰當
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所給連屬
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
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
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弗
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
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
能使之其後治裝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

佩六印貴振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為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錦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晏溫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清濟為晏晏而溫也○索隱曰許慎註淮南云晏無雲也有黃雲蓋焉有麃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閒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年豐廡未有報鼎曷為出哉

有司皆曰聞昔太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鬺烹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虞不驁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為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饗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服虔曰高祖受命知之也宜見鼎於其廟)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正義曰蓬萊方丈瀛洲渤海中三神山也)言蓬

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
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
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
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
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侯問於鬼臾區區對
曰黃帝得寶鼎神筴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
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筴後率二十歲得
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
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
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

說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功（封禪書功字作公）申功已死
上曰申功何人也卿曰申功齊人也與安期生通
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
時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
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
功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
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
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
五山黃帝之所常遊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
百姓非其道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

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
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
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
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顊下迎黃帝黃帝上騎
群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
得上乃悉持龍顊龍顊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
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胡顊號故後世因名
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
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躧耳乃拜卿為郎東
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空桐幸甘

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壇放薄忌泰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泰一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犛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為餟食群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泰一如雍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筴授

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祀及臘閒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爲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爲泰一鋒名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微隨驗實無所見

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若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其年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之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祀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

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
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
及箜篌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
澤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
黃帝冢橋山澤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
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
至甘泉為且用事泰山先類祠泰一自得寶鼎上
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
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
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

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
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
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
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嘗接神僊人蓬萊士
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群儒既以
不能辯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
上為封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
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事於是
上絀偃霸盡罷諸儒弗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
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正義曰漢儀注

云有稱萬歲可十萬人聲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正義曰顏師古云以崇奉嵩高山故謂之崇高也東上泰山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顛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一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群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跡未信及群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留海

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
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
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
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
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
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
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
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
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
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祠兕旄牛犀象之屬

弗用皆至泰山然後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封禪還坐明堂群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弗任維德菲薄不明于禮樂脩祀泰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依依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而后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鄭玄曰蛇音發歷城毋出今年租稅其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

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禪泰山既無風雨菑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山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返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茀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其星出如瓠食頃復入焉有司言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泰一贊饗曰德

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祝之饗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毋所見見大人跡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毋名乃禱萬里沙過祠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南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至百六十歲後世謾怠故衰耗乃令越巫

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鷄
卜上信之越祠鷄卜始用焉公孫卿曰僊人可見
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緱氏城
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
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
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
神僊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
芝生殿防內中天子為塞河興通天臺若有光云
乃下詔曰甘泉防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其
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

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
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
澤從河西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
禮潛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
彭蠡祀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
高脩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
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
濟南人公玊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
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
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

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五年脩封
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
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崑崙道入始
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有祕
祠其巔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
而有司侍祠焉泰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歷者以本統天子親至
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每
脩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
始皇帝敬拜泰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

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烖十二
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渤海將以望祠
蓬萊之屬冀至殊庭焉上還以柏梁烖故朝受計
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
治明庭明庭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
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
乃曰越俗有火烖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
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
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
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萊

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餘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因為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言雍五畤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命祠官進畤犢牢具五色食所勝而以木耦馬代駒焉獨五帝用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耦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

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
年上許作之如方明年上親禮祠上帝衣上黃焉
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鉅岐伯令
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
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
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
遂還泰山脩五年之禮如前而加禪祠石閭石閭
者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閭也故
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還過祭常山
今天子所興祠泰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

禪五年一脩封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索隱曰五謂之如前五云一后土祠故云六也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祀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弗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跡爲解無其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終羈縻弗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祠神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
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
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
君子得以覽焉至若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
有司存焉

索隱述贊曰孝武纂極四海承平志尚奢麗尤
敬神明壇開八道接通五城朝親五利夕拜文
成祭非祀典巡乖卜征登嵩勒岱望景傳聲迎
年祀日改曆定正疲耗中土事彼邊兵日不暇
給人無聊生俯觀
嬴政幾欲齊衡